

NK
四四萍踪集
(八)

一九八四·九
长春

★

母校近照十五幅



泉池

- △ 吊唁潘其德函
- △ 王一亚：感谢和希望
- △ 消息一则——母校校园彩色近照传看
- △ 鹤守来信（一九八四年九月）
- △ 王继少：旧地重游——记访问阔别39年的重庆南开母校
- △ 重庆南开中学近照十五幅、受丹多楼旧照一幅
- △ 王继少、王一亚、刘鹤守合影二幅（一九八四年）
- △ 中国南开校友总会和重庆南开校友分会纪念章图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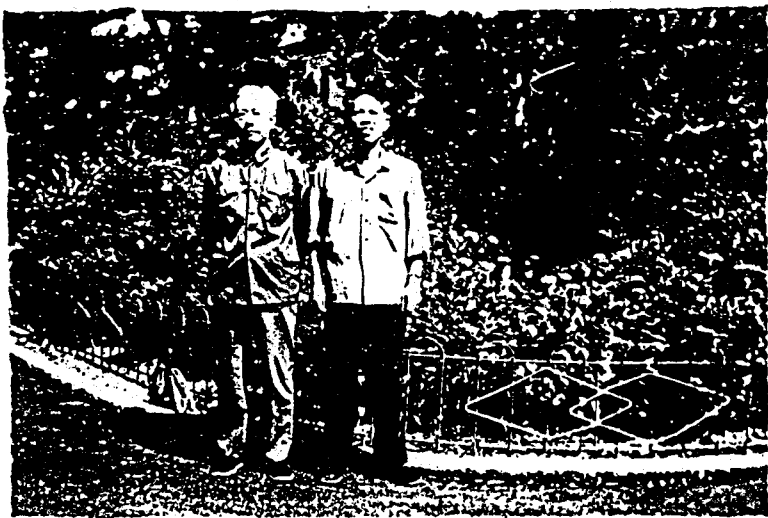


感谢和希望

王一亚

我常年在祖国边陲，和老同学的联系本来就比较少，十年浩劫把仅有的联系也冲断了。今年一月，汪君杰的一封信接上了我同校友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联系。上海同学编印的通讯录和刘鹤守哥编印的四四萍踪集，给了我许多关于老同学的新信息，同时也引起了我对青少年时代学习生活的美好回忆。尤其是那张毕业合影，我久久不想释手，照片中人物的脸孔虽然不大清楚，但对照名单后还是能使我回忆起许多在我脑中已经模糊了的，似乎消失而尚未完全消失的老师、同学的别称和性格特征（如果能看到原版就更好了）。感谢这张照片的主人，感谢编印通讯录和萍踪集的同友。

在长春的同友只有王继少和我二人。虽然都是三十多年的老户了，而且是同一东街上的近邻，但是彼此从未见过面。如果没有最近汪君杰和刘鹤守等老同学的“触媒”作用，我们恐怕老死也不会相认。老同学来长春的不多，今年对我来说恐怕是见面频率最高的一年，见到的有：哈尔滨的汪君杰，武



王继少	王一亚	合影	于长春
		84.9.2	



重庆南开校友分会

1X



中国南开校友总会

1.5X

汉肖明湘的代表,他的老伴蔡月琴,上海的蔡万通(给吉林省提供技术支持),广州的刘鹤守(从哈尔滨去京,路过长春,和我们在站台上会面十二分钟)。但愿今后能见到更多的老同学。今年校庆80周年,我因有事不能参加重述访母校之行,很遗憾,只好借这张纸向诸位老同学问好,并请重述母校的同学带去我的祝愿,祝愿重庆南开继续为祖国四化培养出更多的人才。

* * *

消息一则 —— 母校校园彩色近照,开始传看

83年10月末访重庆南开母校时,摄得15个取景镜头。考虑到级友们都很想念母校,决定将该照片寄出(已于9月14日付邮)传看。为了不致在传寄途中拖时过长,特分两头同时进行:一个先传北京,之后为武、穗、杭、沪、宁、津、大(连),最后寄返长春;另一个先传广州,之后为杭、沪、宁、津、大、京,最后也寄返长春。这两个头,前者照片编号为奇数,共8片;后者为偶数,共7片,编号实为拍摄顺序。上述传寄路线中未包括重庆(考虑到该地被友人们随时可访母校),也未包括单个级友及海外级友所在地。寄分散在各地的单个级友能来一信说明现确实通讯地址(来信可直接寄长春 东北师大 物理系 王继少)以便安排下一轮补行传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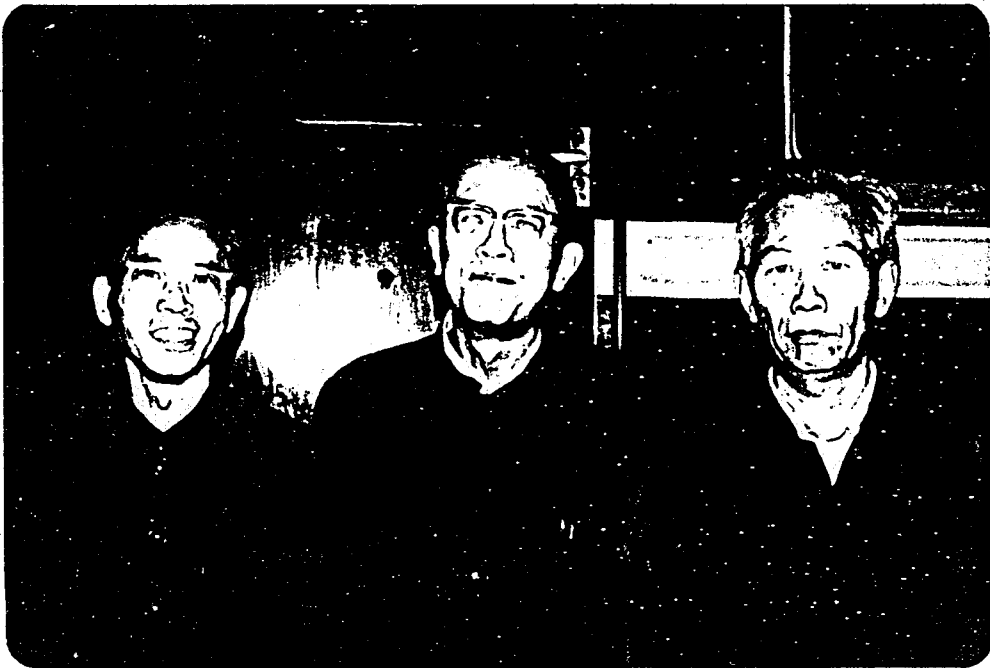
* * *

我们的通信地址:

王一亚 长春 斯大林大街116号 教研组

王继少 长春 东北师大 物理系

或 长春 东北师大 一教19栋201号



长春车站上12分钟面晤,1984.9.3.

刘鹤守(中)过长时摄,王一亚(左)王继少(右)

继少一丑见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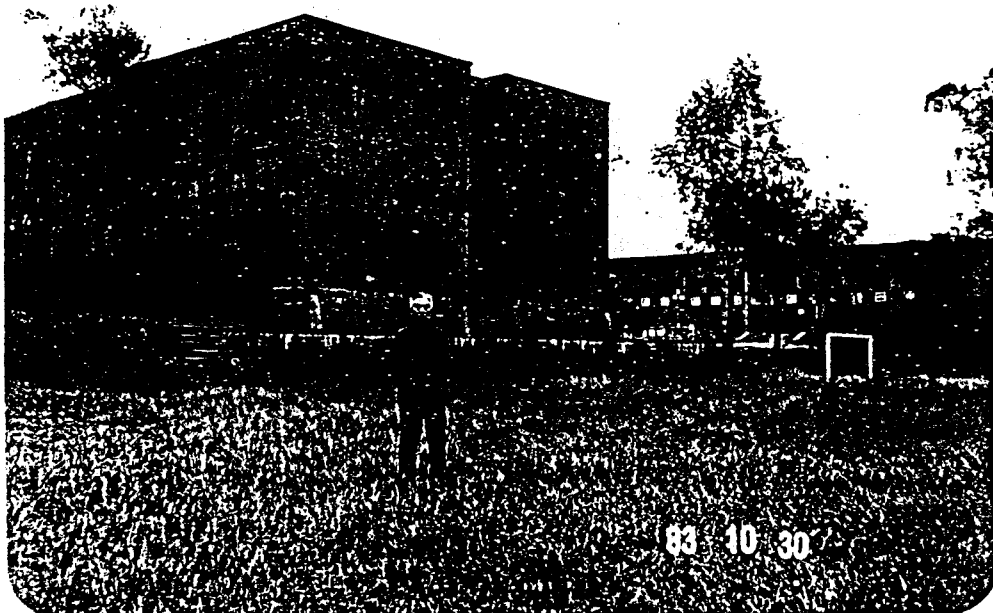
九月三日在晚哈尔滨赴京途中长春车站一晤，盛情感人。短促二十分钟，实难表达完四十年别后的种种。想到来不及转致同学们的问候，心犹未甘。而况我此行新见到京、哈、津不少老同学，不敢独享其乐，特给你伯写这一封信。

广州汉洪、玉莹、付毅、南京友奎、延安、武汉明湘、柳州永江诸兄近年和我见面时常提起一丑见，你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。礼教兄看到上海同学编的通讯录里没有收入你的住址，从昆明给我来一封信，剪下去年报纸一则关于你的报导。继少兄的消息是从南京茅荣兄那里来的。这次保定永集兄为着和我会一面，特地赶到北京来，他回忆在校时一学期交学费下的钱仅够买两条肥皂，赶快上于买回来，免得连衣裳都没法洗，他说：“东北同学王继少也是这样穷的。”

在哈三晤君杰和祖彦大姐。祖大姐娓娓而谈，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and 细腻的感情。对当年同学，从已逝的潘其德起，一个一个说得有声有色，当回忆到初中时邢淑廉去世的一幕，潸然欲泣，她珍藏毕业演出的《少年越剧》剧照，拟作为独家文物。在哈击涛同学主办的萍踪集里发表。祖大姐从事北方果树研究和教学三十余年，是这方面的专家，现还忙研究生耕耘一块试验田，虽然脚步蹒跚，仍然在校园

每天走路不下十里，有趣的是她发愁助手将试验田的化肥施在私人地里，使她的科研葡萄树长不好。君杰长期以来从事行政工作，很想摆脱，潜心于笔头编纂。他家有五朵金花，长得一个比一个漂亮，照料长辈体贴入微。我私下问他：那位女儿最孝顺？他满意地说：都好！都好。在哈还打了一个电话到阿城，向侯谈过兄，可惜他去日杳未归。

芝琴馆东南角及小操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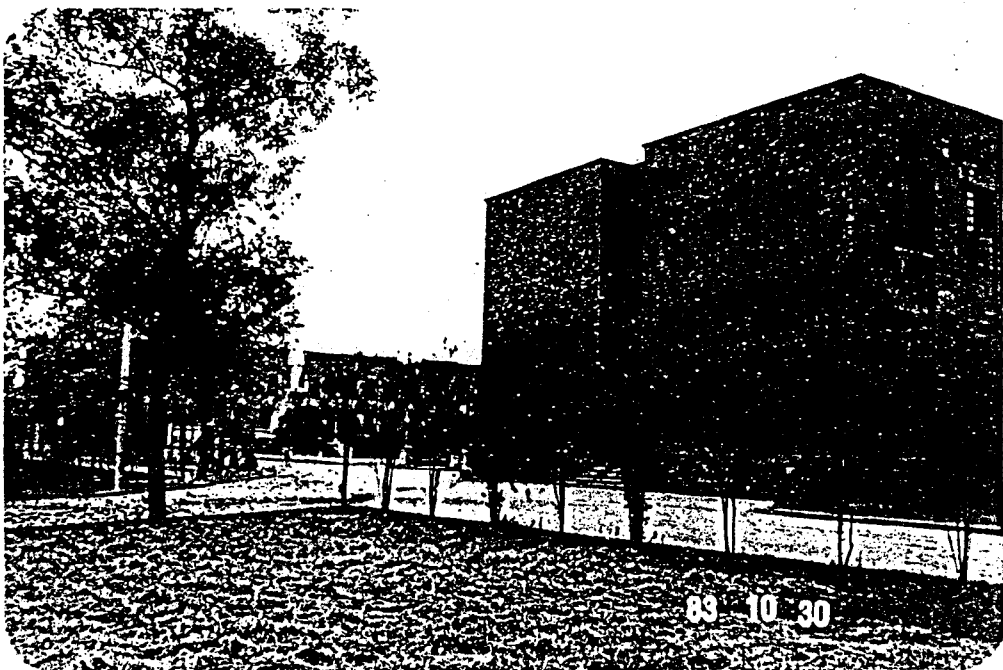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汉林欣同学东京探亲，遇见和书群、晓远夫妇设家宴欢迎。我刚好在评兄家的附近^{参加}一个关于海洋开发的会，就特地到了在香山开会做讲议会的存浩兄、在城里开农口在界银行贷款会的孝纯兄一齐相聚。林欣同学是一位孱弱而又坚强的女性，我适里无意接触这个严肃的论题，提一下席间的一个小插曲吧。在讨论到全学的儿女婚事时，评兄说，林欣有一位外甥男，年三十余，相貌双全，类似有如《青春之歌》电影里的林道静，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，需要物色一位与她相称的对象。大家听罢，即如^{在学坛}存浩兄，亦面有难色。还是孝纯兄^见识广，他举出在美邇区的使馆一秘某君，云堪可匹配。众人称好，当下约定介绍办法，但愿良缘能偿。席昔之前，存浩兄吟唐人“今夕”诗句，可表达当时我们相聚的心情。

因为八亿农民坐火车，我在哈东滨洲留三天，未能参加渝生家北京同学的聚会，也未能当面向他祝贺就任新职。后来我带着抱歉的心情^{刚到家}和室成、谢兄到湘江同学家作客。南纪德、秦淑琼两位也冒雨来会。相晤，同学是“国家级”的翻译，渝生同学曾长期在西藏工作，她们都是京华人物。边陲^地的成序翰和我分别向舒龙之首纪德兄作了禀报。成序翰兄报告母校八十大庆筹备种种，云已为四四级同学来渝特^在在鹅岭公园准备住处，并由住在沙坪坝的陆云荪同学经办向当地发出请柬。他虽即惜^言辞美，但要如期赶回^回接待同学。重庆同学的感情^{令人}感动，我则报告长春、哈与厦和广州等地下一步编辑译丛集的打算，^{南兄}且^有明年岁首由北京同学出版第十二集。加^可



在天津停留三十六小时，抽^空与^去蔡美茹、章保娟由其倩同学相会。那天美如同学不上班，老早在南开大学大门口等候我们。在“我是爱南开的”题壁下合影留念。南开校园盛开鲜花，阳光普照，我请她们三位坐在花台前再^拍一照，^面住^景之意吧。其倩同学



芝琴館西南側，前方远处为

和儿子在一起，有一间宽敞的居室。她备对儿媳情，可惜我延误车期未能赴会，总算邢一工从南京来天匡就读研究生，那天代表乃母与媳拜候由阿姨，也就享用了这顿美餐。徐娟同学一家：女儿极具文静、彬彬有礼，业余自修大学课程。外孙和外孙女在校成绩名列前茅，徐娟自己也勤于译作。她说我们家就是学习空气好，为着抽出了时间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视，事后她还作了自我检讨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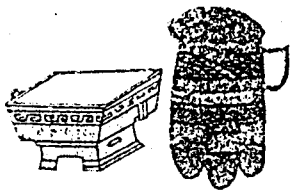
在丙寅今晚老同学再次在西康路的深院里聚会。第荣、延旭、亦奎、秉公、致桐、翰芬、淑洁七位不假天荒第一遭全体到齐，而且还邀来承伯的妯娌：维瑞和妹儿维宜。地点在“佩剑将军”的层屋。济一堂，西州卷不眠。只有此时席终人散，夜凉人静，才真切勾起故人逝去、挚友远行的思绪。不过，“蕉梦”确也是“难圆”了。今晨，我漫步访问我的母校——御呀路小学（当时的山西路小学），寻觅我的童年。五十年前的老校舍被拆除一半，旁边新建一座校舍，老校舍两层楼的△形红瓦屋顶，亦是西洋古典式的，习见于当年的新住宅区。新校舍高层平顶，薄板装饰，一式钢窗，呈现代型。的确，小学生课堂应该搬入明亮宽敞的新楼了。时代在变化，我固然留恋我那红瓦屋顶下童年之梦，我更祝愿新的一代在平顶高层的学 校里成长。

我是匆匆路过的过客。

八时天已此时，我便在出都了。也许今后我能见到向了晓、陈在民、于第午、黄时纯等几位四十年未谋面的同学。

这封信只写了同学们一些侧影，聊表我对他们的同情原意的感谢之情。言存未尽祝 好

徐 雁
鹤 宇 1984. 9. 15 于 衡 宇



83 10 30

大操场东侧一角。

旧地重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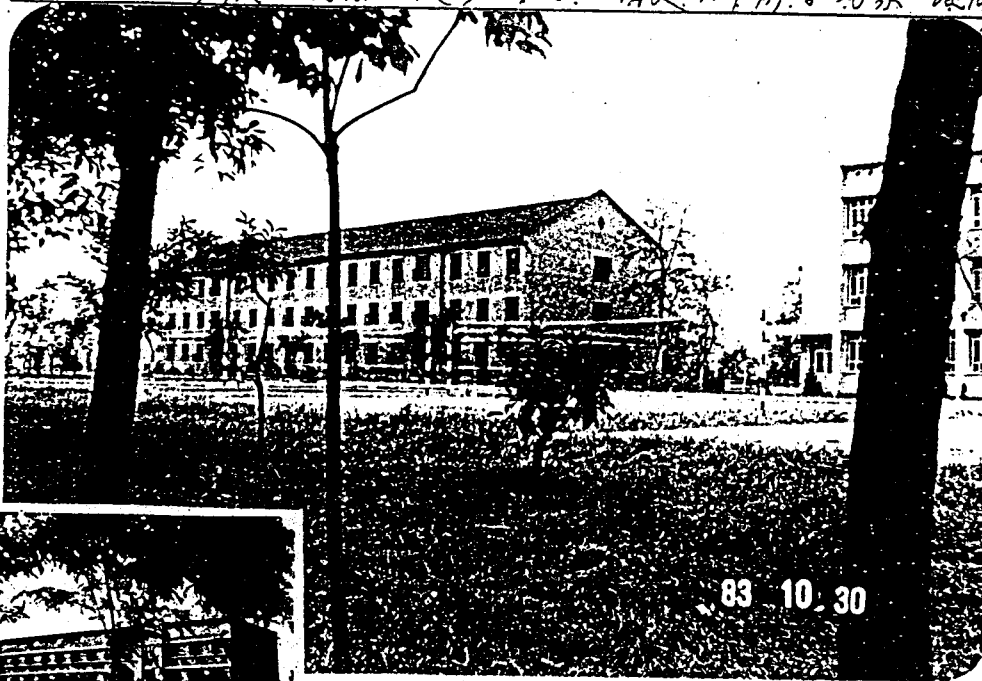
记访问阔别39年的重庆南开母校。

83年10月16日，在南京刚开完一个有关光学的会议后，便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征途。我选择了湘江而上这条路线。这首先是从时间方面来考虑，于计船到重庆刚好赶上北碚会议的报到日期；再则“舟楫”毕竟优于“车马”；此外来搞一下葛洲坝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18日抵达汉口，次日换船直开重庆。这一段长达五日的旅程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由武汉到重庆的水路旅途。前后一晃就是45年！不禁思绪万千。快到码头时，遥望山城已非昔比，高大楼房兴起不少。在从朝天门前往北碚的公共汽车上，我特别注意街边两侧，基本还能嗅到真印象中重庆的味，但变化确是很大的。市区与南岸之间横跨长江已架起了一座大桥，另外还多了一个火车站。车经小龙坎与沙坪坝时，本想先眺望一下她的丰姿，但未达到目的。任凭你怎样注意，也看不到日夜思念的母校的影子。记得当年小龙坎到沙坪坝之间是一片开闢地，远望就可望见学校，而现在却不同了。过了小龙坎好半天，仍象在闹市一样。往日的痕迹几乎完全找不到了。此时便产生了一种忧虑，想必南开原址今面目全非。如果真那样，可就十分遗憾了。事实究竟如何，只好耐着性子，等待会毕专程往访时的明究竟。

26号下午，与会代表齐观西南师院。据说它离南开不远，当时多方向人打听南开现状，并纷纷透过玻璃窗搜寻南开的影子。据说当晚电视节目将有南开专拜节目，可惜也未能看到电视。

30号，是正式访母校的日子。心情更不平静。好象“谜底”



(旁边新盖了一座实验楼)
受彤楼，今外观已有改变。



受彤楼旧照

就要揭开似的。上午11时，乘公共汽车到达沙坪坝站。之后，我便边打听边试探地走向目的地。记得往日快到学校时，公路旁有棵大树，从它身旁就可望见范孙楼和芝琴馆。我带的路线中，还有一个这样的箭头，可现在怎么也对不上号，只好继续在“闹市”中走着。突然，在身旁出现了一个大门，上面竖写着“重庆市第三中学”七个红色大字。啊！原来这就是闹到39年的母校大门！往里一望，还好，基本是原样。至此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那天正好是星期日，又近中午，校园内静悄悄的。进校门，先要登个记，翻看登记册，看到颇有一些写为“探母校”者，想必和自己一样，都是来旧地重游的校友。我与看门人简单唠了几句，得知有两位当年的老师还在学校：一位是英语老师喻婉文（已故喻传铤主任之女），另一位是体育老师郝文星。进校门后，仿佛置身于39年前，两旁小操场依旧。范孙楼与芝琴馆=楼间的空场上增添了一尊六七十年代的塑像。范、芝=楼已更名为“红专楼”和“勤俭楼”。我先进入前者，楼内显得有失冷落、破旧。从楼的西侧门出来后，折向楼后（北侧），一些平房还在。我审视着范孙楼的楼顶、侧门西墙，还有石头台阶，见均基本如昔，只是台阶磨损不少。忠恕图书馆楼和受彤楼也均“健在”，但其外观有真改变。“受彤楼”三字已不复存在，昔日的平房楼顶已换为起脊式；忠恕图书馆已更名为“红旗”图书馆。图书馆与原先受彤楼间新建了一座三层大楼，折称为实验楼。大操场气魄不减当年，四百米环形跑道，南北两侧的石阶看台依然如旧。见到一些住校的学生，正端着饭盒边走边吃。我以着好奇的心情跟她们攀谈了几句。下到操场里见到一位看管体育器材的女同志（当时正值沙坪坝中心小学田径比赛期间，中午休息）我也跟她谈了一会，打听了一下学校的现状。由南看台上到男一、二、三宿舍区，看到男一食堂、男二食堂及盥洗室，又从水塔旁经过操场的西端上到津南村。这一段



第一、二、三男生宿舍

有些变化：水塔位置不见了；鱼池西侧比以前多了些房屋。再往校外看，几乎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楼房，与过去大不相同。至此，得到的结论是：校内基本保持原样，而校外则变化特大！想在津南村找出当年张校长门前的葡萄棚，但没有成功。以上就是我访问的“第一轮”。接着便开始了我的“第二轮”而且是更为详尽的一轮：绕校园一周，并开始选择角度以便拍摄。来时，我特意随身带着我当年在校参加“紫燕摄影社”时分到的一组16幅取景照片，为的是实地对照一下，这39年来究竟变化了多少，还保留着多少，而重拍时当然尽可能采用与原照相同的角度。当然也要校外拍摄一些新的。我先后共拍了15个镜头。这“一轮”我的路线是：由津南村车行，经范孙楼旁、南侧小操场、芝琴馆后、午晴堂、清苑合作社前再到三个宿舍、水塔及鱼池旁。校园内的房屋多已破旧，有的已翻修，有的正在翻修，但翻修后的风格，尤其是屋顶，令人颇有莫不欢之感。

历时两个半钟头的校园访问后，已至下午两点。接着开始访问在校的当年老师。首先找到喻老师家，谈一小时余。她对南开并且资料甚感兴趣，嘱多收集、提供，并云10月16日（81年）曾开过一次校友会（出席者二百数十人）以为81年10月17日八十大庆作准备。临别时赠我纪念章两枚（一枚背面印有“重庆南开校友分会”字样；另一枚印有“中南南开校友总会”字样，正反面均见到一册）及一册《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（南开中学专辑）》。之后，还拜访了郝老师。郝老师年已76，体格尚好，只是举步颇吃力。郝老师出示一页记录纸，原来已有不少校友来访过。郝老师也提到潘中元和曾百里等同学；也提到李珍映老师，并云现在陕西师大教数学。下午4时许若痒时，郝老师远送至团土楼附近。分手后不久，将我喊住，又送一程至校门口。继而索性又邀我去一里远处的一小馆同吃蒸饺。食毕又送一程始告分手。郝老师如此步履维艰，竟一程又一程，何等依依！

这次访问母校，从步入校园起到离开校园止，历时长达五个小时。数十年重返母校的夙愿总算得以报偿。——王继少 84.9.12

* *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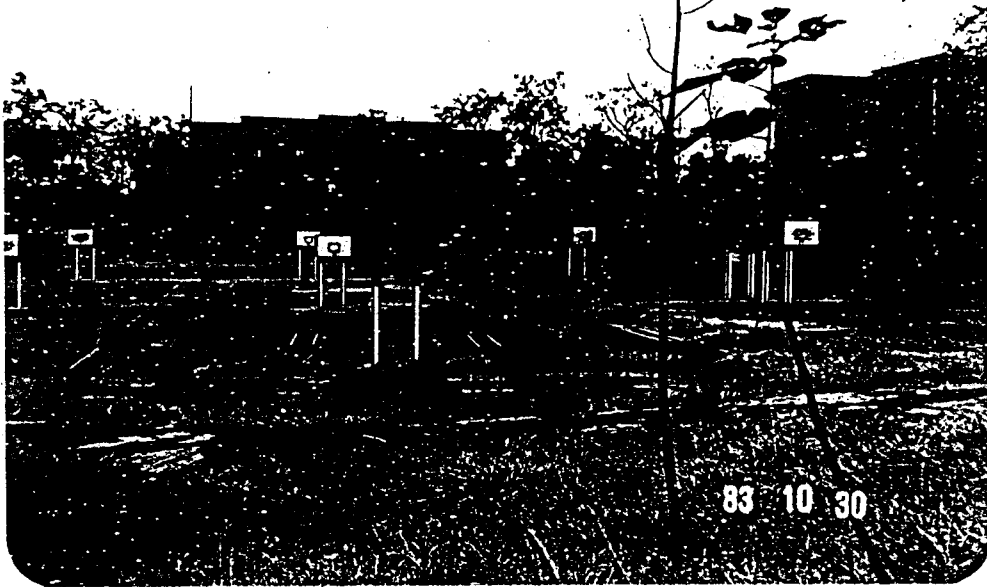
吊唁函

从《四四萍踪集》(七)中惊悉潘其德级友不幸因病过早离开人世。我们在此表示深切哀悼，并向其德同学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。

南开四四级长春级友

王一亚、王继少

84.9.1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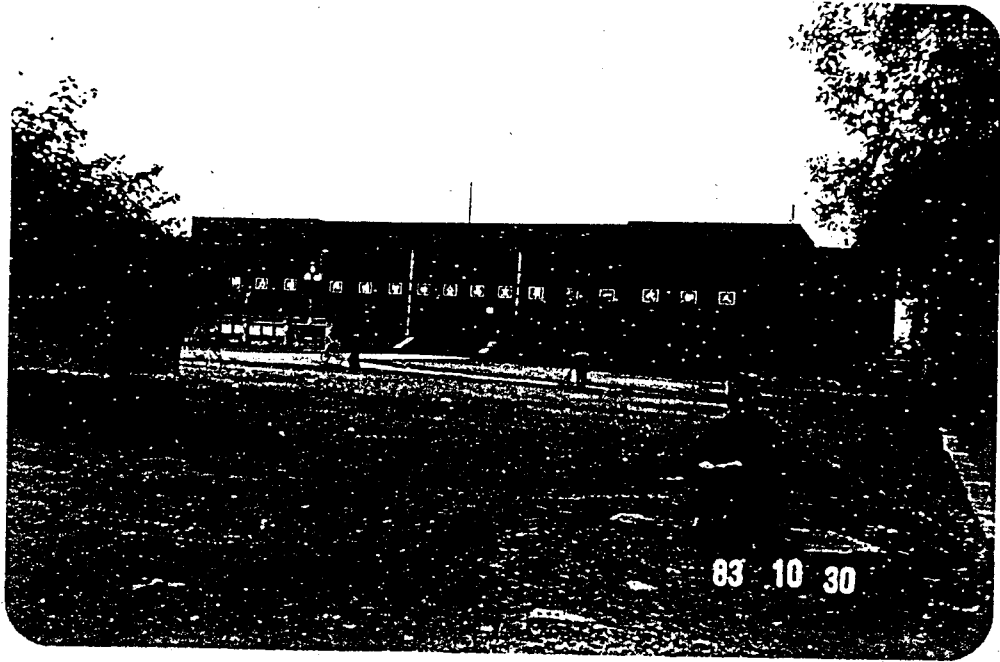
下分兰球坊.
对为图书馆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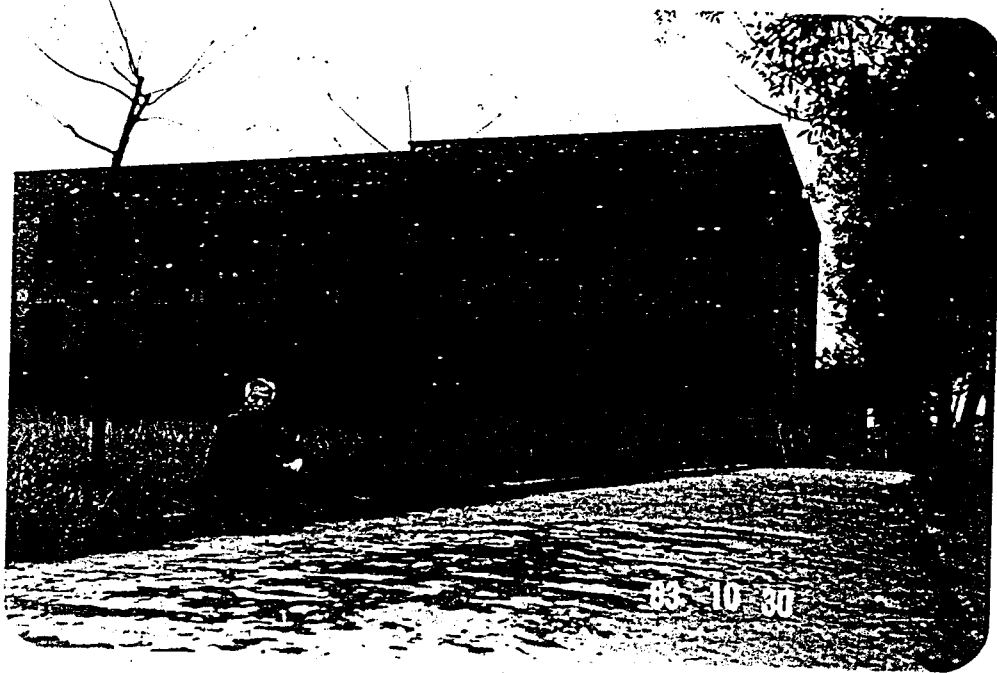
后消费合作
社西北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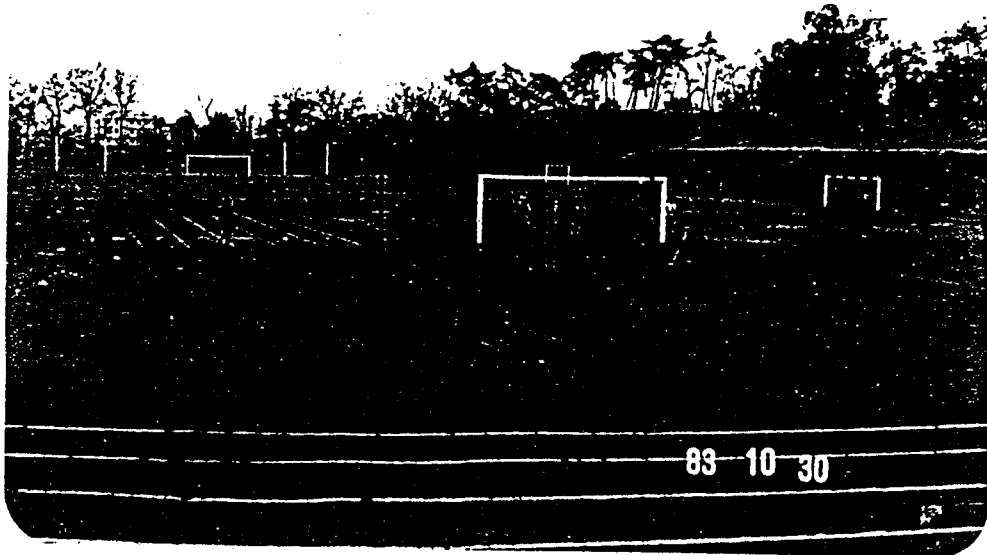
后第一食堂



花子接区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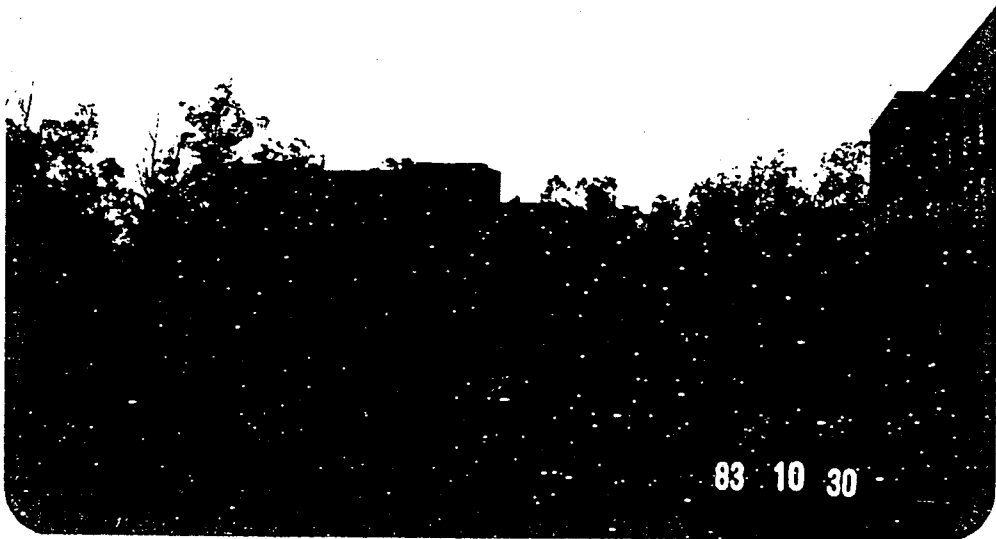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子接一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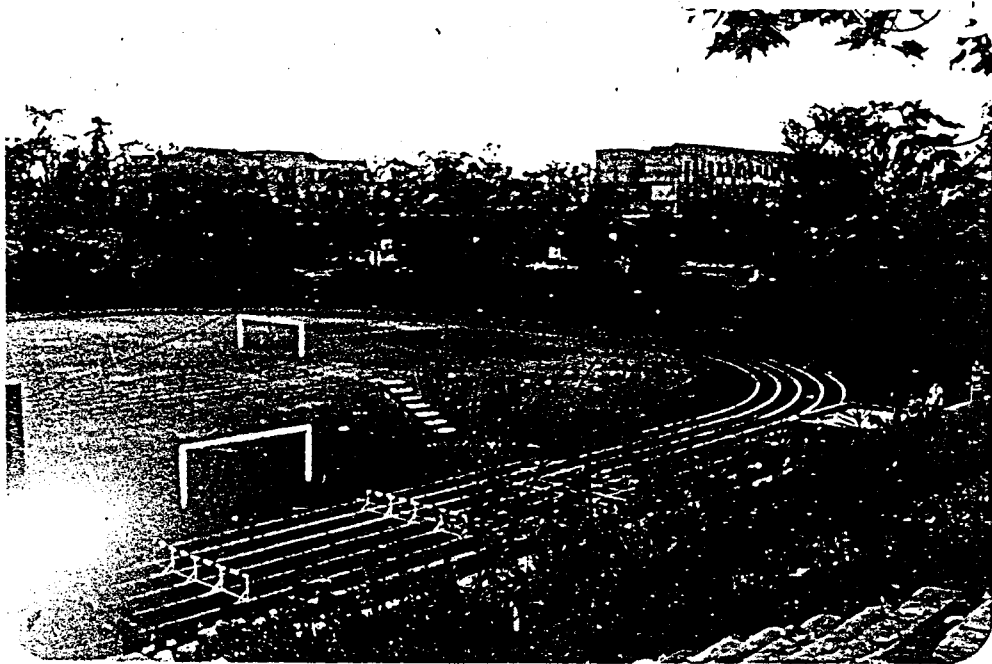


操场

原午日青堂



操场



附啟：第二次复
印时增补母校
近照至十五幅，
版面作了调整。